

塵世羈

沧海月明◎著

CHEN SHI JI

尘世羈 下



朝華出版社

他，人尽皆知的铁血冷面王，日后的雍正大帝；
她，浮于时空中的一粒微尘，卑微的贱籍女子。
当帝王的冷酷柔情遭遇小女子进退自知的聪明，
当无悔的她含笑饮下他们带来的这杯赐死的鸩酒……

尘世不

作者：沧海月明

责任编辑：王明

封面设计：王明

版式设计：王明

校对：王明

小：王明

沧海月明◎著



尘世

CHEN SHI JI

朝華出版社

图社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尘世不 / 沧海月明著. — 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11

ISBN 957-3-2021-1800-4

I. ① 尘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7

154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3224号

100041 邮编

(010) 68132188 (总编室) (010) 68133141 (编辑部)

(010) 68113840 (010) 68133141 (发行部)

(010) 68113258 (发行部)

www.mcfm.com

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375 千字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

787 375 1-2021-1800-4

定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10-6813314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尘世羁.下 / 沧海月明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5054-1800-4

I. 尘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3574 号

尘世羁.下

作 者 沧海月明

策划编辑 王 磊

责任编辑 钟一丹

特约编辑 何亚娟 崔 西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小 贾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 68433141(编辑部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字 数 372千字

印 张 23.5
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800-4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第三十八章·胤禔·1

第三十九章·伤城·13

第四十章·成败·28

下卷·41

第四十一章·子衿·42

第四十二章·君心·56

第四十三章·春寒·71

第四十四章·蒹葭·88

第四十五章·流光·100

第四十六章·归去来·114

第四十七章·平生意·129

第四十八章·花逝·146

第四十九章·了结·166

第五十章·问情·202

第五十一章·执手·220

第五十二章·心痛·237

第五十三章·别梦寒·2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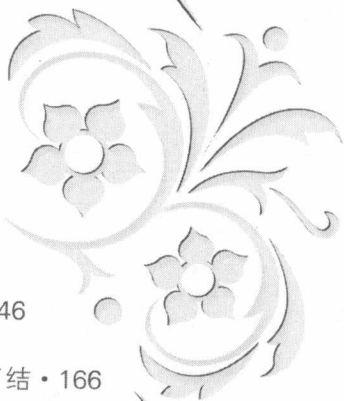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四章·丧子·258

第五十五章·偕归·272

番外之胤禔·282

尾声·359

番外之胤禔·361





胤

禛

第三十八章
CHEN SHI JI

一路上戈壁茫茫不见城市，偶尔能见到绿洲，却是生机勃勃景色怡人，但景色如何变幻，心上眼前总是浮现出星空下、胤祥去时那双眼睛。夜里，脚上伤痛折腾得我辗转不安，在昏然梦境中，除了常出现的胤禛，胤祥的身影也开始来来回回。

但我知道拒绝那只手是对的，我的脚伤绝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骑上他们任何一个人的马，胤祥万一泄露身份，他怎么会不在京城自己府中被圈禁，其中牵涉关系之大，岂止胤禛会被连累，朝局简直又要天翻地覆；而我，小小一个女子而已，在那情急之中，和胤祥相比孰轻孰重，无论出于对胤禛的政治利益影响，还是出于……感情，我相信，保护胤祥都更重要得多。

性音、孙守一、阿都泰，我默数着，他们去保护胤祥了，我很欣慰。在那样的乱军中，在我和胤祥两个人只能顾到一个时，性音没有做错。而阿都泰和武世彪，由于胤禛没有告诉他们任何关于我的情况，他们只是深知胤祥的关系之大，根本不知道我究竟有什么利益关碍，却还是留下了武世彪，我还隐约记得武世彪在四周奋力厮杀的身影，他后来怎样了？若因为我而与他们失散，不知现在如何？

见景色日渐荒芜，不由得浩叹前路茫茫：胤祥会不会还在四处找寻我而耽误了回京？马车中我一直不离身抱着的琴，要是就这么丢了，如何向邬先生交代？胤祥回京换回替身能否安排妥帖？我这一去如何能尽可能地不拖累胤禛？

思前想后，脚上的疼痛倒也就这么忍受过去了。

直到轿子抬进营地辕门，才知道，我们不是要去西宁城，因为大将军王不在西宁。听说他刚到青海，还未进驻西宁，就带着随自己从京城过去的大军往前方勘察战场去了，此时正在西宁前方三十里的一个小地方扎营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了。

在辕门岗哨前，岳将军所带的军队就全数呈报，被人带领各自编队扎营去，最后只剩下他贴身的几个亲随军官。我留心听了他们的号令安排，军士之间一句多话也无，军队、凭证的交割又十分肃整严谨。岳将军亲自将我的轿子送入帐篷，扶我出来的，是两个被多吉吓得哆哆嗦嗦的藏族女奴。帐篷中布置十分精致，进帐有一架六扇红木镶金八仙座屏隔开帐门，屏风后书桌、软榻无一不是京城风格，脚下又铺着厚厚的羊毛波斯地毯。岳将军也不敢多停留的样子，只说，这正是大将军王所住的帐篷，前面就是议事的中军大帐，大将军王现在还在外面勘察地形，回来就会来见我，说完行个礼就走了。大概事先也有过胤禪的认可，多吉居然被允许进帐，他刚才想必也眼见了大军的阵势，只乖乖地坐在地毯上守着我。

因为这是胤禪的寝帐，我觉得坐到他人睡榻之上十分不妥，便侧身坐到书桌前的大椅子上。没等一会儿，只听马蹄声轰然，不知有多少骑兵回营，又有许多将士互相通报之声，我正侧耳细听时，已经有人在帐门说话：“你们先去吧，晚饭后都来中军帐议事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个人快步绕过屏风，身上铠甲摩擦金属声铮铮不绝，胤禪已经站在我面前。

我愕然望着他，因为眼前这个人，皮肤微黑，上唇留起整齐的小胡子，手中托着看样子刚取下来的沉重头盔，一身戎装，腰间佩剑未除。他和我心中那个站在精致庭院中，折扇轻摇、皮肤白皙的年轻十四阿哥形象，相差未免太远了。

他也同样愕然地看着我，神色从惊异变成惊喜，突然大笑几声，上前扶着我肩膀摇了摇：“凌儿！怎么是你？！”

“大将军王，请恕凌儿不便行礼……”

“坐着坐着，行什么礼？”胤禪一把按住我，一边催促一个士兵给他解开浑身铠甲。

“那两个，是为着你要来，刚从西宁找的。”他指着两个藏族女奴说，又笑

道,“哈哈……你再也想不到,岳钟麒以为你是谁?不过,谁能想到呢?”说着踢掉大靴子,示意小兵和女奴都出去,闲适地活动了一下脖子,正要接着往下说,又不由得看了看坐在地上的庞然大物多吉。

“他不妨事的。”我一边说,一边还是让多吉去帐外守着。

见多吉使劲佝偻着身子钻出大帐,又轰然堵坐在帐门,胤禩笑了笑,走近了些,仔细打量我一阵,温和地说:“凌儿,我还记得,当年在良妃娘娘宫中最后见你的样子……你每次出现,怎么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?让人再也想不到的。真不知道这些年四哥把你藏在哪儿,清瘦了些,越发出落得超逸了,倒像是从什么仙山修炼了来的。”

刚才对他陡然而生的陌生感让我有些尴尬:“十四爷何必如此取笑?我就是个落难的丫头罢了,现在这蓬头垢面的样子,不像修炼了,倒像乞讨来的。”

“哈哈……果然还是凌儿!乞讨来的丫头身上带着御制的香囊?你可知,岳钟麒见你身上带着那样物事,还以为你是我们嫁到草原来的皇姐姐,和硕恪靖公主呢!”

和硕恪靖公主,是近些年嫁到草原的公主中,至今尚在人世的两位公主之一,怪不得岳钟麒后来对我的态度那样异常恭谨,又十分尽力替我掩饰,我顿时觉得自己是在招摇撞骗,更加无地自容。

“凌儿,可否把那香囊借我一看?”

我从怀中取出还带着体温的香囊,胤禩收敛笑意,从书桌上一个匣子里取出另外一个同样的香囊,都拿在手中细细看了一回,果然是丝毫不差,材质、做工、还有上面如此精细繁复的九条龙,完全无法分辨。

“四哥……”胤禩似乎感叹无端,“四哥这个人……”

他摇摇头,把香囊还给我:“这里头可是四哥的心哪!你仍收好它,不会有任何人再提起此事,你也不要再把它拿出来了。”说着,自己也收好了另一个香囊,回头又问道,“你为何不让人瞧你的伤?凌儿怎么也这般扭捏小气了?耽误了这么久,若是好了,叫我在四哥那里如何吃罪得起?”

说着,他不由分说蹲下来,拿起我两只脚踝隔着厚厚的靴子上下捏了捏。

两脚早已肿得老高,我能感觉到以前松松绕在左足踝的金锁链子勒得左脚血流不畅,痛得几近麻木。我猜,胤禩也捏到那个硌手的链子,毕竟,上面那颗钻石体形实在不小,若不是这几天我自己加意保护,恐怕肿起来的皮肤都

已被它磨破了。”胤禩略有些吃惊，“没个一年半载的如何能了？指不定还会落下病根。”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，“我得马上看看！你若觉得让别人瞧不妥，我看不了的再向大夫请教，少不得回去再向四哥请罪了，但耽搁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见我神色仍然十分犹豫，他又安慰我：“你放心，习武练兵的人，这些跌打筋骨损伤谁没有过几遭儿？自己都是大夫了！我八岁骑马跌了腿，比你这还伤得重呢！现在不也好好的？有上好的药材，接好了敷上一段时间就不妨事了，这样的伤常见，不难治，但是也耽误不得……”

这个大将军王丝毫没有架子，我想说的话反而更加嗫嚅难以出口，见他已经在招呼人拿热水来，我鼓足勇气收回脚，小声问：“十四爷能否直接把我送回京城？……其他这些小事，凌儿怎敢劳动大将军王？”

“哦？”我声音虽小，胤禩却敏锐地回转头来，皱眉不悦，“你还在为难什么？！就这么把你抬回京城，这双腿，可就废了！”

明知道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仍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不让人看到那把小金锁。

心中隐隐有种感觉：就算我这个人丢了都没关系，但那把小金锁，是胤禩最私心的承诺，是他那样一个冰山玄铁做外表的人内心最深处的柔软缺口，怎么能让别人发现？特别还是同为政敌的十四阿哥？

正在满腹愁云地出神，胤禩轻轻叹息，放缓了语气说：“瞧你这个样儿，腿不想要了？……这样吧，这一路风尘也着实辛苦，你先沐浴更衣——小心着脚，别碰到了伤处。”

说完，他转而吩咐两个女奴抬热水、拿沐浴用的东西来，叮嘱了许多话，又对我说：“你就住这里，还干净些，我移住到中军帐去。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我这就去吩咐人给你准备些晚膳点心。”

胤禩言语间极有主意，更不像轻易会改变自己主张的人，他的安排，我根本插不上话，十年前那个和善好奇的少年，早已长成眼前凛然生威的大将军王……

我听着他在帐外用蒙古语大声笑着夸赞多吉忠诚勇敢，说得多吉呵呵直乐，然后声音渐渐远去，回想这些日子种种变故不测，倦意顿生。

他走后，已是掌灯时分，两个女奴点起灯烛，小心地帮我沐浴更衣，又

扶了我到床榻上休息。她们端上来的一种茶水异香可口,我忍不住多喝了两盏;她们又在小鼎中燃起一种甜香,帐内顿时充满安逸宁馨,我连日奔波,伤痛加上心事不宁,没有睡过一个好觉,现在热水澡一泡,突然觉得全身松乏,迷迷糊糊想着:就打个盹好了……眼前一黑便昏睡过去。

这一觉出奇的香甜,没有做梦,醒来时只觉轻松畅快,浑然忘却今夕何夕,懒洋洋地翻了个身,双足却沉甸甸地抬不动,用力时,轻微的痛感传来,我突然想起一切,顿时大惊失色。一撑身子想坐起来,那不知什么催眠药的药力尚存,我只觉绵软无力,只好侧过身子蜷起腿,掀开单独包裹着我双脚的被褥来看。

两只脚都已经上了药,那种药抹在皮肤上很是清凉舒适,之前难忍的肿痛因此好过很多,足踝处用光滑的细木条和白布绑扎固定过了,左踝的绑扎特别细心避过了链子的地方,在链子上下分别绑扎。这样一来,小金锁、钻石露在外面显得特别耀眼,连那一对猫眼石,在幽幽烛光下,也如一对深不可测的眼睛,让人无论如何都避不开它们神秘光芒的注视。

我重新颓然躺好,望着牛皮大帐的帐顶,想到胤禔行事之果决,又想到他们那群兄弟的思虑谋略,胤禔想必不输他的任何一个哥哥,否则如何做得成这大将军王?眼下他一定早已为自己想好了策略,不知道会怎么摆布我……越想越是惊怕。

再也躺不住,翻身叫人,两个女奴正好端着食物进来,多吉听见我唤人,也一定要跟着挤进来,险些挤翻了屏风。我也不多说,直接叫多吉扶我去找大将军王。

出来才发现,一轮圆月已到中天,这里的深秋,早晚风寒刺骨,两个女奴知道争不过多吉,一个没言语拿了个大斗篷给我,一个先去找守在外的士兵通传了。原来中军大帐就在这寝帐的正前方,大得可以容下数十人会议,前后都有门,随着通传的士兵来到中军帐后门,我刚让多吉把我放下来,胤禔已经迎了出来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?当心这风吹病了。哎!不要用脚!你们去吧……”说着,他从多吉手中接过我,转身把我放在座椅上,挥挥手示意前后守卫士兵出门。

“什么时候儿醒的?吃过东西没有?现在脚上可感觉好些了?那药都是出征前皇阿玛御赐,英吉利国进的贡品,用了就是刮骨疗伤,也不知道痛的,刚才给你接骨,我怕你受不住那个痛,就略用了些儿,果然睡得香吧?饭菜都回锅温了好几回……”

我没回答他，先打量着中军帐：我坐的正北座椅上铺着一整张白虎皮，显然是主帅座椅，座后明黄龙纹袱幔盖着一架兵器架子，再后面是一张简单的云石大插屏，屏后便是门，座椅前面地下两旁整齐排着两列椅子，正中间摆着一个大沙盘，上面模拟的山川上插着一个个红色的小旗子，被正上方吊在帐顶的三盏油灯照得明晃晃的，让人可以想象到刚才众多将官围绕在这灯下研究地形战术的场景。

“多谢大将军王照顾，凌儿此番真是失礼了，请问大将军王，既已诊治，能否就送凌儿回京？”

胤禩微微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截了当，但转瞬就笑了，说：“凌儿，我虽然不知你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蒙古，又正好连夜误闯了战场，但你这伤却整个儿要算我的错，你的伤不好，我如何能推脱这干系？”

见他果然在绕弯子，我不依不饶继续自己的话题：“我这腿伤倒是小事，方才我见沿路将士也对我多有疑虑之色，若是因为凌儿这不洁不祥之身有伤大将军王声名，凌儿如何担当得起？”

“哦？好你个凌儿，还是这般伶牙俐齿，这是在逼我说话了？有意思，哈哈……”

胤禩笑毕，正色道：“我既带得了这三十万大军，治军没个规矩能打什么仗？我不让说什么，谁敢动一下舌头？我不让看什么，谁敢动一下眼珠子？莫非你还疑我三十万大军，护不了你一个小女子？”

我最怕的就是他这样想，若是他硬要把我留着，掩盖我随岳将军来时的行踪，胤禩一则不能确切知道我的去向，二则就算知道了，也没有办法。如今他既说出来，显然已经是在作此打算了，我从刚才换药一事，已经不敢对他抱有侥幸心理，现在只好另想办法，寻机会传信给胤禩了。

见我又不说话，他走到我面前，看似不经意地笑道：“我如今手握三十万大军，父皇年事已高，大清边疆安危肩负于我一人，谁敢把我怎样？凌儿你当年是不是说过想要西北望、射天狼？现在我就给你机会驰骋西疆，如何？”

他那戏谑的表情只是掩饰，下面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我一时愣了，眼前的人，还是我记忆中那个谨慎清峻的十四阿哥吗？一句大俗话不禁脱口而出：“十四爷，你变了……”

“哼……”他不满地抬起我的下颌，“你好好看看清楚，我一直都没有变，

只是……”他眼里的笑意消失了，“你从来没有注意过我而已。”

“还记得在八哥府上我曾告诉你的吗？我和老十三并不相同……十年了，现在如何？”

胤禩突然大步走到我身后，白虎皮铺就的主帅座位后，一手擎起架子上被尊贵明黄色掩盖着的宝剑，拿到沙盘上方，明亮的灯下，眯起眼睛，食指和中指抹过镶满了金玉珠宝的龙纹剑鞘，再对我说话时，语气已经不再故作轻松。

“十三弟被高墙圈禁七年，我却掌管兵部至今，手握三十万大军，封大将军王，皇上亲自送我出城，把稳固大清疆土的希望和重任交付与我！这就是我们的区别！”

他以一种睥睨的姿态随意指点着沙盘上起伏绵延的微缩山河。

“八哥、九哥放在军中的眼线，我已收服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他们真当我像老十三那样只会武刀弄剑？他们不过虚长我些年龄而已……”

“凌儿，多年前在热河，天寒地冻的雪夜里，我曾听见一个小女子说，身为皇阿哥，为爱新觉罗家的天下，没有什么委屈不能受，大丈夫，当以功业自立。虽然她是在对我的十三哥说话，一旁的我却听进去了！我胤禩文事武德丝毫不逊于他们，为何一定要依附于人？”

的确有那样一夜……第一次去热河，第一次见到胤禩的雪夜，在眼前场景里回想起来，恍然如梦，他还记得……

也许我的确从来没有注意过他，原来他和胤禩真的很像……最初都隐伏于别人一党，胤禩是太子党的，他是八爷党的，但是他们隐藏野心，让别人去争得两败俱伤，自己却厚积薄发，这心机……而且，他还觉得自己在各位兄长的阴影下被压抑得太久了。

处于这种情绪下的胤禩，除了要大展手脚施展军事才华，还会怎么样？

我实在不敢确定，所以我更迫切地想离开。他敢把这样的话对我倾诉，只能说明他已经决定要把我控制起来，我几乎不抱希望，但还是要问到他一个回答：“十四爷，无论如何，女子都不便留在军中。当年凌儿年幼无知，十四爷曾好心回护，让奴婢感佩至今，希望十四爷能像当年一样，帮助凌儿……请送凌儿回京。”

“回京？……”他像听了什么笑话，念念有词负手转手，缓缓几步走到前帐门，望着外面夜色苍茫的原野，良久。



“这么多年，四哥处心积虑……”

下面的听不清了，但他在笑什么我不难想象，果然，他笑道：

“我要说个‘问世间情为何物’，怕你笑我俗，‘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’，四哥用心何深哪！只可惜，惊涛骇浪，偏难为儿女情长……”

“你要回京，自然是回到四哥身边。”那语气，悠悠的、淡淡的，不等我回答，他转身低头，虽是疑问句，目光却肯定直接地看进我双眼。

“若是，我舍不得呢？”

“……我将带大军驻扎西宁直至叛乱平定，听说节度使府邸仿造江南园林，造得也不比京官儿们的差——任谁也不忍心委屈了你，你放下心来，在西宁把伤养好再说……”

胤禩果然很快就带大军回到西宁，他要在这里统率南从川滇、北从蒙古调来的各路兵马，大展手脚镇守西疆。

而我，双脚无法行动，几乎等于残废，枯守在青海节度使府邸，直想痛骂这些官儿：

明明有开阔的西藏壮丽景色，偏要学京城生造出一个幽雅的深宅大院来，可不是没事找事吗？

胤禩就住在前院，把府衙变成了大将军王临时议事厅，我被藏在后院内，身边虽多了许多人服侍，却没有一个敢跟我多说话的，一点消息也打探不到，只好时常让多吉出门帮我探听。

多吉因为体形巨大，性子憨厚，通常人看外表都以为他蠢笨，熟悉之后又常要借用他的蛮力做些粗重的事，对他的行为反而放心，所以他往往可以出到外面街道甚至更远的地方去，但我深知他虽然心地单纯，但反应灵活，又通蒙、藏、汉三种语言，最让人放心的是，他心中只认我一个人，我说的话，他就认定了一心去做，所以我这件事，只要细细教过了，他就足以胜任。

这天上午醒来，发现窗外白晃晃的耀眼，还以为贪睡起得晚了，推窗看时才知道昨夜西宁下了康熙五十七年第一场冬雪。刚吃过早饭，一个老婆子就过来说，府衙门前积雪，路上车马难行，大将军王那边问我借多吉去清理积雪，好快些把路开出来。我听了没甚在意，就让多吉去了。近午饭时，多吉回来找我，喜笑颜开，一旁的丫鬟看他跑得手舞足蹈的样子都纷纷发笑，我心中一

动,让丫鬟们别跟着,要多吉托高了我在院墙边往外看雪景。因为脚不能动,我在这里时常这样让多吉托着我走动或看看外面,丫鬟们果然也不太在意。

看看近处没人跟着,我正低声问他,他已经喜不自胜地对我说:“主人,我听到他们在说你教我听的事情!他们说陕甘总督,还说下雪,大将军怕没有粮草,粮草就送来了!”

我心中一喜,几乎想立刻跳下来。就在前不久,我听性音与胤祥讨论战事时说过,胤禛负责筹办大军粮草,胤禛调了年羹尧为陕甘总督,专门负责从各地向前线运送粮食,为保军粮充足,不阻碍大军行动,年羹尧立了军令状亲自督送——我正是在等他。

“你见到年羹尧了?他现在就在前面?”

“他们说送粮草的,没有一个年羹尧。”

“什么?”我心里顿时又冰凉一片。如果年羹尧没来,哪里还有办法联系上胤禛?冬天将至时出发的这批粮草想必十分充足,以避免冬天气候影响、交通不便造成的滞后,下次再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

“来的这个大人很好,他和我说话,还说他叫李卫。”

胭脂香在室内轻轻散发开,我小心地把那艳红化在手心,抹到脚踝金锁上,再用剪下来的一小块白布覆于其上,取下时,金锁上的刻字清晰地被拓下,红彤彤的像我急切的心情。烧化一小段蜡烛,将拓下字的白布严密封成一个蜡丸,小心收到怀中。已经有丫鬟被惊动,在门外询问了,我匆匆吹熄蜡烛拥衾而坐,等待天明。

这些年来李卫在四川做官,我和胤祥的去向他丝毫不知情,今天却突然听到多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神秘秘告诉他,凌儿叫他五更天到这后面花园墙外等,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?窗纸上其实早已泛白,但那只是外面地上的雪光罢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沉重的踩雪声在外面响起,在这分外寂静的时分,恐怕整个院子都能被惊动,但顾不得那么多了,我胡乱套上灰鼠貂的大毛雪衣,多吉急急忙忙的脚步声已经来到门外:“李大人来了。”我唤他进来,直接把我抱出门去,托在肩上,直催他:“快!”

天井中侧门通向一个小花园,花园外面是为来往仆役出入而隔成的一条

小巷，外人也可以穿行，坐在多吉肩上，我从墙头就能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低头一看，一个人戴着夸张的风雪帽，穿着臃臃肿肿的大棉袄，打扮成农夫的样子，正低头来回踱步，听见动静连忙抬头朝我看来，不是李卫是谁？

他还在发愣，我已经把做好的蜡丸伸手递给他：“拿好，一定要想法子亲手交给王爷，就说我好好的，只是被十四爷留住了。”

李卫举高双手捧过蜡丸，表情像做梦，果然问道：“凌姐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“可不是我吗？十年前，我们还在雍亲王府书房的花园里头捉蛐蛐哪！你先仔细听了，多吉动静大，已经惊动人了，我没多少时间跟你说话，十四爷不让给我纸笔，没法子写信，我拿胭脂洒了幅字儿，封在蜡丸子里，王爷一看就会明白的。你都记好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左右看看，小心翼翼地把蜡丸捏进手心里，“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这么些年不见你，也不敢问王爷，我和翠儿还以为……以为你……”说着，眼睛就红了。

“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，有王爷在，我怎么会不好呢？”我连忙笑着安抚他。

他抹抹脸，突然急促地问道：“十四爷为什么把你留在这儿？我今天就起程回去向将军复命，下次要过年头上才来西宁了，你这就跟我们的押粮军走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我在高处，发现巷口已经有哨兵在奇怪地张望了，忙加快速语说道，“我两只腿都伤了，不能走路，行动不便，况且这西宁城内外驻了几万军马，十四爷不放，你小小押粮军怎能带得走人？”

见他还要问，我又催他：“你快走吧，有人要来了。回去告诉年将军，千万把我给的信儿送到王爷手里，王爷和邬先生自然会有主意。……顺便，下次要是能带信儿给我的话，问问十三爷可好。”

哨兵小跑的脚步声顺巷子过来了，我连忙道：“快去吧。”转身就催促多吉带我离开。

一转身才发现，我身后站了一地丫鬟老妈子，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

我留心听着身后巷子里，哨兵的脚步来回了几趟，想必无所得，便放下心来。心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，就是知道李卫见到过我，大将军王也不可能不让督运粮草的官员回去的。于是也不管别的，径直回房休息去了。

虽然刚刚初雪，西宁边荒苦寒之地，已经开始烧起了地炕，我一夜未睡，心中又放下一桩极大的心事，回房早饭也不吃，和衣懒在炕上就盹着了。

仿佛才安睡了一小会，丫鬟就轻轻推我：“主子醒醒，大将军王来了！”

睁眼一瞧，胤禔站在外间地上，背对我站着，大开的房门外，多吉紧张地探了个脑袋也在瞧动静，寒风刮进屋子，我能感觉胤禔身上带着的，冰冷的怒气。

这些天来，胤禔每天亲自为我换药包扎，我虽十分过意不去，这无奈下也算熟不拘礼了，当下坐起来，也不言语，接过丫鬟递的茶水抿了一口，胤禔才回转身来，我猜想中的怒气在他脸上已经一点也看不出来，但无形的压迫感陡增，我不得不先开口以消弭些微的紧张。

“大将军王怎么这个时候儿到了？大清早的，该往前面议事去的吧？”

胤禔往外看看，深吸了几口冰冷的空气，挥挥手让人都出去，关上了门，才慢慢说道：“军情重要，练兵也重要，胤禔虽不才，这些倒也不在话下；但战事胜负，最终竟不在于将军兵法、将士勇猛。凌儿你可知道，在我之前，皇上派了个色楞前来准噶尔平叛，却全军覆没的事？”

“略有耳闻，怎么十四爷和我说起军事来了，凌儿可不懂。”

“我说了，你就懂了。”胤禔淡淡地笑，语气轻柔和缓，我却突然联想到胤禔真正发怒时，比这更轻轻淡淡的模样，和那幕我曾亲眼见过的骇人情景，在这温暖如春的屋子里居然由心里泛起一个寒噤。

连忙稳了稳心神，安慰自己：李卫是光明正大来往的押送粮草官员，又是胤禔的人，胤禔总不能拦住他对他下杀手吧？

“人都说当初色楞进兵，急躁冒失，但我管着兵部，调兵钱粮我都一清二楚，那不是他自己的主意。虽说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但凌儿你总该知道，当年南宋将亡时，十道金牌还是硬生生拦回了堪为社稷栋梁的岳飞将军，以史为鉴，可惊可叹啊。试想，若我大军要发兵决战，朝廷却不发粮草；若我明明当退，圣旨却定要我进？该当如何？”

他刚说完第一句，我已经意识到他说的是此时清朝最隐秘的军国要务，听到后来，越听越是惊心。的确，当年南宋朝廷被奸臣左右，岳飞率领岳家军节

节胜利，正要乘胜灭敌，却从后方急传十道皇帝圣旨金牌，要他回朝，岳飞深知朝廷黑暗，无奈收兵，被秦桧派人杀于风波亭，这个典故伴随着岳飞之忠义盖世，被世人熟知。如今胤禩竟然用这个来比喻……

“你见了李大人。”胤禩紧接着就说道，我还正在想着他前头的話，反应不及，更不知该否认还是该装傻，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十分懊丧不服：认识他们兄弟这么多年，连胤禩都这般厉害起来，我就一点长进都没有？还是最笨的一个？

见我的表情，胤禩点点头，显然已经得到了最后的确认：“不但我，连八哥九哥，我们兄弟实在佩服四哥啊，时间越长，才越瞧出来……能得你这样的女子倾心不移，连府里出来个小厮都是人精儿——你瞧瞧李卫。现在李卫这一去，我拦不得，动不得……”

他又突然盯死了我，漫不经心的语气突然如同结了冰：

“我们兄弟是怎么回事，你都知道；我方才说的话，你也该明白，如今四哥就有这个本事，让我大军后方不宁！皇阿玛正眼巴巴等着我平定疆土的捷报，要是我大军没有粮草，困守愁城，甚或步色楞后尘，败落在这里，我胤禩立了军令状的，决不活着回去丢我列祖列宗的脸！现如今四哥必定因你而恼我，若是他为难我，我该如何？”

我从没见过胤禩如此咄咄逼人，但更不愿露出怯色，鼓起勇气说道：“雍亲王一心为了大清天下，怎会因凌儿一个小女子在关系大清疆土的军国大事上因私废公？大将军王多虑了吧？”

“多虑？皇阿玛把这副沉甸甸的担子交给我，我只怕虑得少了……当然，也不完全是因为你……”胤禩站起来背着我想了想，叹息道，“既然让四哥都知道我手里藏着你这个宝了，总不能偏了九哥吧？凌儿，三十万大军和西北边疆安危在我一身，我不能不谨慎行事，你不要怪我。”

他的叹息让我想起在八阿哥府的时光，只有他常为我解围，那时我只觉他温文善良，但眼前他这个话，让我心头一紧：难道他为了让八阿哥、九阿哥帮他在战事后方决策上制衡胤禩，竟要把我交给九阿哥？



伤

城

第三十九章

CHEN SHI JI

胤颯重新踩着寒风而去，留下我一个人胆战心惊地想了又想：胤颯之前说过的话已经表明他在自立门户，就算仍然需要八阿哥九阿哥的力量帮助，终究只是互相利用，所以拿得棋子在手，总比交到别人那里更合适，他应该不会把我交给九阿哥才对。

虽然如此，我还是不安了一整天，刚入夜，胤颯照例来给我换药，还破天荒地陪我吃晚饭——之前大概是为了避嫌或者不让我尴尬，他除了换药之外都不会和我单独相处。

晚饭后，他唤丫鬟多掌灯，直到把屋子都照得明晃晃的，又在我坐的软榻前摆起一张屏风，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正在奇怪，他又说：“去叫胡师爷来。”

不一会，有人在门外磕头：“胡延清给大将军王请安。”
“胡先生不必多礼。快请先生进来，看茶！”

待两人坐定，胤颯笑道：“先生快尝尝这茶，是我走的时候儿刚进到九哥府里，九哥特意送我的，不要说在这大西北，就是在京城也不是容易喝得到的。”

那师爷干笑几声，勉强举杯抿了一口，问道：“大将军王给胡某备好了画具，不知是要画什么？胡某在画上很是普通，恐有碍大将军王观瞻啊。”听声音颇为局促不安。

“啪”一声，应该是胤颯拍了一下那人的肩膀：“我说老胡，你再瞎谦虚小心我拿大板子打你！你在九哥府上多年，我们兄弟自小就熟知你，就是现在，